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高 玉 著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高 玉 著
导师 黄曼君
审稿 马晓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高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6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3926-1

I. 现… II. 高…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9604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谢 康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高玉 男，1964年生，湖北荆门人。1987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1995年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后。独立完成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项中国博士后基金课题、一项省级社科课题。1998年以来，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70多种刊物发表文史哲论文80多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获第二届“精伦奖”学术一等奖多项学术奖励。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现代品格，对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本书的基本观点：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符号，同时还是思想本体，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即“器”的层面和“道”的层面。现代汉语的确立也是现代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的确立。现代文学的发生在深层的原因上根源于语言的变革，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翻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用巨大的，但胡适本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白话与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思想革命之间的深层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 主 任：汝 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 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 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 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 编 辑：李茂生

学术秘书：冯广裕

浙江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资助

总 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科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

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 21 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 21 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

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鐵性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序 一

曹顺庆

高玉的博士论文《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最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首先对他表示祝贺。

高玉是黄曼君先生的博士生，2000年毕业。2001年他申请到我这里做比较文学博士后，当时他把他的简历和科研成果目录寄给我，我对他的情况大致有了些了解。他硕士研究生学的是文艺学，后来又读现当代文学博士。从科研目录上看，当时文章发表得已不少，且多比较长，刊物的级别也不低，文艺学方面的、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还有纯粹的哲学和文化学方面的文章，初觉得这有些杂，不过马上又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做比较文学，这正是长处。所以，我初步的意向是同意他进站。后来他如愿以偿，通过层层考核和筛选，从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这应该说是实力的结果。

来我这里做博士后之后，我对他的为学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初次见面的感觉是，不多言辞，为人忠厚、诚信，比较学者气。后来我们每次见面谈论得比较多的都是学问上的事。我感觉他阅读面很宽，文史哲各方面的书，他都读，且多有心得。基本功扎实，知识储备比较好，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这对于他未

来的学术发展将非常有利。

因为近来杂务一直比较多,《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稿子,我只能很粗略地读一遍。语言与文学包括与文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课题,近年来,我在这方面做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多,高玉自己讲,他就是看了我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以后,对我的研究感兴趣,并对我的一些观点比较赞同才来申请我的博士后的。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值得欣慰的事,作为一个学者,学术观点提出来之后,能得到学术界同仁的重视,引起人们讨论的兴趣,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至于是支持还是反对,我认为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学术观点能得到积极的响应,这当然值得高兴,但遭到反对,也未必就不是好事,它至少会激励我更深入的思考。高玉赞同我的一些观点,我固然高兴,但即使他不赞同我的观点,我仍然很高兴,仍然会积极支持他进站。我一贯的态度,对于学生,我提倡他们应该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老师提出不同意见,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学生才能超过老师,才会“一代有一代之学术”。

就我对话语问题的研究,我认为高玉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和观点都是很重要的,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于现实也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提出语言本质的“道器”性,翻译本质的二层面性,这是很大胆的观点,富于挑战性。他关于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我也比较感兴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对胡适白话文理论的检讨,对鲁迅的语言观与创作之间关系的论述,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以及三四十年代大众语文运动之间关系的论述,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与现实之间背离的问题的分析,都非常有见解。读完之后,读者自会有自己的判断,我相信读者会同意我的判断。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有份量的学术专著,是一篇优秀

的博士论文。他 2001 年曾以此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以“自选一般课题”的形式申报，这难度非常大。最后能通过一层层的筛选，获得通过，这也证明了专家们对他选题的肯定。就现在的论著成果来看，他应该说没有辜负评委们对他的肯定和期望。希望他博士后出站报告做得更精彩。

高玉嘱我为他的书写序，写上以上这些话。是表达我对他的厚望，也是互勉。

2002 年 6 月于四川大学文学新闻学院

序 二

黄曼君

鲁迅在1919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第344页。）这段话既有超前预见性，又有现实普适性；既是“五四”时代中国社会的写照，也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整体概括；既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文学。

从横向比较来看，自白话文革命至世纪末的后现代浪潮，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文学从民族语言取代拉丁文的语言革命到后现代用了七八百年时间走过的路程。西方文学在这其间先后出现的各种流派、思潮、观念、方法，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几乎同时登场。从纵向发展来看，宋诗派的余绪，现代新儒家的崛起，和鸳鸯派小说、新武侠小说、洋场文学、革命文学乃至种种现代后现代思潮流派并列而存，更是熔古今于一炉。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特点就是尝试，如神农氏尝百草，古今中外尝了个遍。这期间，固然充满了尝试中的活力、进取、开拓、反思，却也不免“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

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44页。）这样一段极其复杂的文学史进行总结，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又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历史上凡是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人物、制度、观念、模式，乃至文学语言、形象、观念意蕴都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转折点。然而中国的情况太特殊，特殊之处就在于，在20世纪中国现代转型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又是一波三折、变化多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工农兵运动、新中国的建立、两岸四地的隔离和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现代化高潮等等，每一个变革又是对前一个变革的扬弃，并深刻影响了同时期中国文学的走向。这样，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好象弯了无数道弯的黄河，它的中轴在哪儿呢？这中轴不是一般的所谓新传统，所谓现代性，而是新传统与现代性之源。这个“源”不随一时风向的转变而转变，而断裂；它始终作为“本体”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无穷无尽的养分。正是因为它，中国文学才得以实现现代转型，从此成为一个有别于古典文学的崭新世界，而且不论什么“风云变幻”，始终保持一种内在的统一性。我们只有找到这个“源”，才能明白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高玉根据博士论文丰富扩写的这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正是这样一部回到历史的原点的研究专著。它论述了现代汉语对现代文学确立的本体性意义，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整体特征。“五四”新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面貌。这种改变有赖于“五四”引进的西方文化、文学和思潮。然而，使中国文学发生现代转型的不是具体的哪一派哪一门，而是一种多元共生互补交融的时代精神。这样的时代精神，既是多元的，又有区别于古典文学、文化、思想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是什么？就是现代汉语。“五四”之后，又有多次社会变单影响新

文学的面貌，如 49 年后大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和革命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台、港、澳时而新潮文学时而乡土文学时而众声喧哗、交融发展；而 80 年代以后，大陆民行于前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等逐渐消隐，“反思”“寻根”各种先锋、新潮、现代后现代文学如潮汹涌。这样变化莫测，我们仍然说，这都是现代文学，都是中国新文学，不是别的什么或“西”或“古”的文学。那么这背后的共同性又是什么？同样是现代汉语。正如这部论著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汉语不仅仅意味着新的工具符号，同时还是世界观、思想、思维方式本身。文化的问题本质是语言问题。古代汉语从根本上不能容纳新思想。高玉将鲁迅的文言著作或归入古典文化范畴，或归入新旧之间的过渡地带，这种观点非常独特。的确，即便是《摩罗诗力说》这样的观念翻新之作，如果始终被置于文言文的语境之中，迟早会被人拿去再做一篇《论“摩罗诗力”与“汉魏风骨”之比较》之类的文章，并最后得出“‘摩罗诗力’差‘汉魏风骨’多矣”之类的结论，从而最终在古典文化系统中将其精神实质渐渐吞噬殆尽。而倘若将“摩罗诗力”等文论术语转变为富有魅力的现代诗语，则不仅是表达工具的改变，更是整个思维的改变。在新的现代语境下。语言就是这样大的力量。不同的符号系统发展出不同的话语方式，不同的话语方式又意味着权力，在这样的权力之下，往往是“话说人”而非“人说话”。要想作到真正的“人说话”，就必须突破旧的语言束缚，好象石破天惊一般，这样才有新的宝石出现。正是现代汉语这个“源”，这个仍然在源源不断喷射着水流的“源”，使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这条多支流，多曲折的纷繁水系具备了可以全方位把握和研究的整体性。同时还应看到，将现代文学的发生上升到语言本体的高度，与确立现代文学的多元传统和特性是内在统一的。现代文学的多元性统一于现代汉语，而现代汉语作为多元背后的“存在的家园”为多元性提供了广阔的发